

清容居士集

二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議狀附

進郊祀十議狀

桷近奉

勅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來實竊戰汗自惟慵鴛俚儒濱海螫處平時所習不過以雕蟲篆刻粉飾其固陋誠不自意俾獲擢用捫心顧影愈積愧覩思欲上報朝廷之萬一退揆素志願以上陳竊伏思念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一

國家車書混同之後聲文昭明典章純備議禮考文實惟聖明之大本觀會通行典禮今維其時然因循有待幾三十年得非睹歷代儀文之繁縟費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舉也桷嘗質五經之本文較羣說之同異自漢而下良由鄭玄註釋殺雜遂不得其當若郊壇神位之侈靡牲牢尊壘之加多又皆出於東西兩漢之舊增益愈繁而古禮愈失有司益憚其費而不敢議若歲必親祀之說下至唐宋承平大盛

猶不能一歲一祀則歷代所行足以知非
五經之正禮矣昔叔孫通奉漢高旨意成
野外之儀獨魯兩生不至方是時承秦絕
學使魯兩生號為知禮其補三正誤當不
至如叔孫通綿蕪而已故儒先惜兩生之
不來而復議兩生之迂介金馬碧雞之頌
茂陵封禪之書桷雖愚賤度不敢為獨懷
區區之說以陳者實以郊祀為國之大事
不應闕畧而未議方今翰林為清切之職
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衆賢肅和討論潤
色不憂其不至謹獻所為郊祀十議以補
缺佚備

皇朝之禮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
降燔燎之儀禮文豐殺之異非十議所盡
當別具以獻知其綱則其目可知矣將仕
佐郎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袁桷狀

郊祀十議序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所由來尚
矣損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絕滅三代典
禮臆為之制禮經廢缺殘灰斷壁收合於

西漢之世名爲宗周而祠祭廣衍皆祖秦
奮逮王莽尊信周官後漢二鄭申釋名義
違異於五經者旁傳曲會皆得以合自漢
而降言禮者悉本於此愚嘗紬繹經傳尊
聞審問繫儒先是證郊社大典秦漢而下
莫有疑義惟合祭同異其詳可得聞矣若
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襲舊說卒無與正
夫天無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
人也然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
歲或爲九或爲二或以變禮者爲正作祭

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
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
復疑焉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
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古經之可見者也
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
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
而言之也禮成於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
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
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
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

不得常爲辛猶至日之不常爲辛作郊非
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
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多聞闕疑先聖有
訓私不自量揆妄爲之說實有愆焉鴻藻
碩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證之
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棗桷序入本乎歸
昊天五帝議

昊天五帝議

清容居士集卷四

四

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
帝甚者因其說之不通併孝經后稷配天
本文而非之其說紛雜良由天與帝之號
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謂之天在明堂者謂
之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
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胡宏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其說是矣
故由其在郊則以其遠祖配尊而無文之

義也由其其在明堂則以其父配尊而親之
之義也鄭氏六天本於讖緯攻之者雖力
而卒莫敢廢漢魏以來名號不一漢初曰
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
則曰皇皇天帝梁則曰天皇大帝至唐始
曰昊天上帝從長孫無忌之議而廢六天
之謬後復尊鄭而不敢廢者蓋鄭氏謂星
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帝以合夫周官
而下復合夫從祀於是郊之所主爲昊天
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此存鄭之說

至於唐宋而不敢廢者以此也王肅言明
堂爲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嘗不泥於
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來已久或者
又謂禋祀五帝爲祭天以此病肅然卒無
以歸于一當之論愚嘗獨謂五帝非人帝
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
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語五帝
之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時化育以
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
之唐永昌之勅亦曰天無二稱帝是通名

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五方之帝亦謂爲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稱天餘五帝皆稱帝證以二說則六天之說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誤可證而不誣矣獨黃榦泥夫鄭學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非人帝所能爲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何憂不能寒暑節風雨時獨不可稱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號耳陳祥道言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其說

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鄭說又謂明堂之上帝兼昊天與五帝而一之其說又不通獨三山林岳言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配上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

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愚嘗妄謂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於五經其說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撻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呂不韋之月令先儒嘗言周官爲戰國時書故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玉樂雖重於上帝而充人掌牲牲止於五

清容居士集卷四一

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

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
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
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
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
丘飛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
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
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
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
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
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
王盥皆止於五帝詩書所載未嘗有五帝
之號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爲無據也
祭天名數議

天歲有九祭鄭玄之說也何以謂之九祭
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
明堂而爲二龍見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
也王肅之祭有二謂天惟有一歲有二祭
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
春祭謂之二祭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不

過謂郊丘不可爲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
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可廢也自
唐以後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與
鄭異者則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
丘飛五帝於四郊爲九祭歷代尊黜異同
不過出於三者之說愚獨以謂其說皆無
足取證鄭氏之五天帝不得爲天前已辨
之詳矣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
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肅之祈農
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請得而論之按月令

元日祈穀于上帝憲喜之小序春夏祈穀
于上帝祈穀之祭非郊與明堂之比也善
乎廬陵胡氏之論曰鄭謂此即郊按郊特
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
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謂
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
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
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
天大祭詩云春夏祈穀豈謂郊乎先儒亦

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於天不得與南郊明堂並而大雩之祭尤不宜與二大祭同議按春秋之書雩旱祭也司巫女巫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義其甚者則歌笑而請禮之變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書雩之例三傳雖有異同大較紀其旱戒之極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焉足以見夫旱之極矣謂夫子紀魯之僭者非也魯之雩壇舞詠而歸者非歟又按鄭注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

矣詩之小序自歐陽氏蘇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詳小序之箋則先已有疑於本文故其箋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夫是與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得以祈穀言矣孔疏知是與爲若不審之辭復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禮有常有變有因事之祭若國故之旅于上帝師行之類于上帝天地之大哉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禱于天孰

謂雩旱而可爲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此爲一歲之大祭若祈農事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呂令固有議之者矣獨祈農于上帝誠不可廢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故兩存而復議之

圜丘議

圜丘之名獨見於周官大司樂詩書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二戴禮先儒謂出於漢儒今不復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

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鄭康成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爲崑崙歷代相承皆謂祀天於圜丘王肅之徒雖難鄭說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即圜丘圜丘

即郊其說牽雜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獨鄭康成言之既不
能合於詩書儀禮而於周官復有所皆以
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於地上圜丘奏之
不聞其祀天於圜丘也况大司樂前云奏
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蕤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
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鐘大呂
雲門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
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蕤

應鐘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丘降神之所
爲祭地之所也鄭康成知其說之不通遂
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
爲北辰後來紛紛沿襲其說而王肅六天
之辨復泥於祀天圜丘之說不能詳明其
本文而折其謬乃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
故崔靈恩孔穎達咸宗鄭而黜王夫大司
樂既無祀天圜丘之文而鄭氏天神復釋
爲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釋圜丘者謂爲自
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

近郊宜或有此若後代國都於平衍之地
將人力而爲之耶抑亦爲壇以象之耶或
曰圜丘祀天鄭康成必本於前代愚曰詩
書易春秋儀禮之所無者不必信鄭氏之
說本於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
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
泉園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
敢明證其事若謂南郊即園丘北郊即方
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
秋之郊非園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

清客居三集卷四十一

三

天於園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周官大司
樂之本文陳祥道禮書謂祭祀必於自然
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
盡文亦宗鄭之說而微異崔靈恩義宗亦
宗鄭黜王而所謂郊即園丘園丘即郊之
誤乃不能正其說歷漢至宋諸儒悉不過
以周官傳合於詩書春秋滋以啓後來之
誤故爲之辨

新安朱氏亦疑大司樂本文
五峯胡氏非園丘天神降地

示出見
文集

后土即社議

周官無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詳矣而其言
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
是也鄭氏之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
及社稷夫以北郊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
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為三祀非
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
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為大則地示之
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
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氏則直謂
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為社而祭之

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瓊
則曰此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制禮豈得
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
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
社神獨此說違戾特甚啓歷代之訛謬實
自此始按尚書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
社也秦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
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
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今悉疏經
文之可證者而言之秦誓曰郊社不修禮

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若然則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鄭氏之釋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爲是而復有所疑而不決於是答田瓊之問以后土不得爲社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復爲二說終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

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說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夫胡氏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愚按北郊不

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之北郊非至日
方丘之祭攻鄭氏神州之說者多而不能
辨鄭氏北郊之不經攻合祭之說者力而
不放以地爲郊之失亦始於王氏郊以祀
天社以祀地謂郊爲祀地吾知其不出於
六經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
郊地也用牲幣于社間于兩社皆天子之
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
則不可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

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
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
祭社者爲是其言周官禮大神祭大示皆
無明文是深有疑於周官之非全書也或
謂社不足以盡地此蓋因諸侯大夫皆得
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
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謂之后
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
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
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

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
達於庶人而且自公私焉胡宏氏曰諸侯
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
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
是且社有等差至於州黨族閭愈降愈少
獨天子之社爲群姓而立王社之說孔疏
謂書傳無文其說莫攷陳祥道釋社后土
之辨終泥於鄭氏至謂建邦國先后土爲
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其
可乎

祭天無間歲議

古者天必歲祭三歲而郊非古制也然則
曷爲三歲而郊也三歲之禮始於漢武其
祀天也不於泰壇而於甘泉壇有八觚席
有六采文章采鏤之飾玉女樂后之異鸞
輅驛駒之靡瑄玉寶鼎之華其禮也侈其
用民也勞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於後世
不原其本而議其末三年之祭猶不能舉
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國長久亦不
過三四至宋仁宗以後始克遵三年之制

夫三年一祭已不得爲古則一二舉者尤非禮也蘇氏曰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禮以事天也以報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

子前期齊戒命冢宰誓百官而涖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則變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則軍旅億醜之賞賚耳事軍旅億醜之賞賚則誠不專於享帝制不一於報本夫郊以報一歲生物之功也夫豈三歲一生物而三歲一報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飾牲用繭栗器用陶匏謂德產精微物所以稱故其文至簡而其誠至懇近世盛鑿輅冕服珠玉金繒之飾唯懼不華內闕觀宮一夕之具唯恐不

工其文至繁而其費至廣豈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則郊天之禮自漢而下皆非古制禮樂百年而後興誠能如三代之禮其繭栗陶匏費不爲甚廣罷壇陛從祀之位止以始祖爲配則千百年之廢禮墜典由是而舉豈不甚盛其或不與祭則如大宗伯所謂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之釋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庶幾破千古之陋上以合於天道而下足以解諸儒之疑議云

燔柴泰壇議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葬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而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觶師兩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

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而言之實有不同自鄭氏必欲合三禮之說爲一而後人附會者曲爲之遷就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則曰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

之泰壇至於禋祀實柴有異於儀禮鄭氏則云禋煙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於日月言實柴於昊天言禋三祀互相脩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敢各疏其穿鑿以從古禮經之正周官之不與儀禮易詩書春秋合者不止於祀天地今止因三禮之異同諸儒之附會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樂之所非壇也自漢而下皆祀於圜丘已失周官之

意崔氏謂圜丘即壇爲人功之壇按釋圜丘者爲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壇崔說與釋圜丘者異矣使果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若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歷攷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說不得以行也陸氏謂自然者爲丘使然者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愚嘗謂合於周官則泰壇之制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

歷代之失祀於圜丘非是陸氏獨不能證其誤是爲二壇者亦非也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說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並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氏之釋燔柴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其說尤妄是殆尊周官之書其不可合者遂臆說以非古禮如夏正郊天迎長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說類皆若

是古禮經獨覲禮為天子禮捨燔柴為祭
天則此書又如王安石之罷黜不能以用
于世戴記之合于經傳者先儒類皆取之
若王制禮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
者矣獨燔柴泰壇為祭天與古禮合特取
其說泰壇雖不見於儀禮然從古傳襲未
嘗不以壇壝為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
公之三壇同墀司儀之為壇三成去祗為
壇下至周末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况祀天欽崇之實其可
廢壇壝哉

郊不當立從祀議

郊有從祀西漢未之見也禮之失始於建
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為之元始王莽之
政也王莽之失在今牢在同祭不聞其從
祀也杜佑尊時王之禮而深知其非謂從
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陳及于國朝始相沿
襲夫謂之近古者非古明矣開元之禮成
於徐堅之徒而開寶所作祖於開元大較
從祀損益咸取於建武今因開元所定而

論著其非是其第一壇曰五帝曰大明夜
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
明以實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復見於經傳
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證也壇之第二與第
三皆以星經為之制杜佑謂天有萬一千
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壇
壇之不足以容也遂為外官內官以別而
節其數開寶以後又復增五嶽四瀆觀師
兩師之類而併祭之其壇愈廣其牲牢愈
繁而其禮愈失考於周官則大宗伯之實

柴禋燎此又不得混而為一之證也今考
於虞書其類上帝之後則行六宗山川群
神之祀不聞其合祭也湯之玄牡武成之
柴望皆若此矣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者后
稷配天之始也若魯之三望雖為非禮亦
皆無總祀之理自漢而下牲犢尊壘之數
不勝其煩其郊禮之費竭九州之貢賦不
足以供由是雖三年之祭亦不能舉壇壇
繁雜宮縣四立有司臨事登降偪仄懼不
能以周旋跛倚顛仆無所不至昔之儒先

能議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
之失能以親郊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
為非能知牛羊供給之費廣而不能盡角
繭栗之誠慤甚者配帝之爭不決遂有二
配帝於壇上依違莫從一至於今若悉
如三代典禮不傷財不害民一歲一郊則
何憚其不可行也按晉泰始明堂羅六天
止設昊天上帝坐唐顯
慶亦止祀昊天於明堂宋元豐明堂亦羅
從祀獨郊天從祀循嚴舊誤

明堂與郊天禮儀異制議

晉摯虞議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二十三

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
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
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而以神示祭故謂之帝
晉傅玄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若然
則儀文悉皆有異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
羊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此牲之異者
也燔柴以報陽也猶宗廟之裸鬯也明堂
與宗廟近則燔柴乎何有沈約宋志謂郊
有燔柴明堂無
禮燎郊以遠人而尊堂以近
人而親不必盡同此說是席用藁鞞器

用陶匏象天之質也玉爵代匏尊壘簋俎之屬一以宗廟此元豐議禮之得也郊之祭用氣也進孰之失始於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記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饗禘祭也三獻社稷五祀也一獻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薦禮之褻而失之甚者也然則明堂之祭其不進孰與曰聖人享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稱也用於明堂而不用於郊其義明矣特牲少牢之始於薦孰大夫之禮也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古

用大夫之禮於郊不可也用於明堂近宗廟也配群祀於郊非禮矣明堂國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瀆莫大焉尊壘尚質也彛以盛鬱鬯郊得以用之也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彛得謂之尊也

孔疏六彛上經八尊無鬱

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彛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用畫布互舉

以明義定尊壘於天地六彛於宗廟鄭氏之

說也開元遵而不用於郊猶曰以質不以文明堂宗廟之近而文物之極也其不用也則野矣凡此皆禮儀文質之異不可以

不辨也

郊非辛日議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釋周之始郊日以至則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長日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則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為春矣正月正

歲猶曰以子為首若以冬為春則非矣蓋郊之用辛言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為魯以附夫臆鑿之論則大有所不可周為周王魯為魯公合周魯為一禮曷不曰魯之始郊日以至葉夢得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好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蓋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

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與曰以至日而祭則至日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魯之禮也然則周郊非辛與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橫渠張氏謂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是定以爲不

卜日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與召誥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故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歷代之月時不一獨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于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號爲

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議

北郊之名不見於五經謂北郊見於周官鄭玄之論也周官無北郊之本文因鄭玄讖緯之說而與周官並行者王莽劉歆實爲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議而不知立北郊之說者始於匡衡成於王莽捨其大而議其細相承謬誤今千七百餘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詳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爲奏樂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

詳矣鄭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爲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之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鬯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氏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之尊鄭者未嘗不以方丘北郊合而爲一

神州讖緯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爲
祭所北郊之無所經見皆泥其說而無有
辨之者或曰北郊始於匡衡非王莽自爲
之說謹按漢志高帝因北時而脩五帝至
武帝時后土猶未立建始之際方立南北
郊匡衡張譚以天隨王者所居援據禮經
皆自爲損益若所引祭地於秦折在北郊
就陰位之說今戴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
禮書知其說之無所據遂謂南郊祀天則
北郊祭地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以

強合夫鄭氏北郊之說夫郊非天不足以
言社非地不足以盡二者相對如天地之
不可以合祭也謂之郊地其何所據哉先
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
可以爲郊沿襲建始之弊自漢而降無有
知其非者祀地之爲社詳見于后土之議
尊地之說莫先於罷方丘廢北郊以全古
禮之正或者謂玄璜禮北方孟冬迎氣北
郊古不得而廢愚謂鄭氏之言人帝五精
帝於地無預王肅之攻鄭玄其說雖行於

秦始惜其說猶以郊丘爲一故宗鄭者多而王說復廢馴致今日郊社盛禮方由是損益以承三代之正罷北郊之謬其不在茲乎

國學議

成周國學之制略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一

五十九

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

子矣

當時布衣從公鄉牒補入國學而真國子入學者十無一二

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俛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

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騷亂諸生

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作國學議

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猥以非才備負史館幾二十年近復進直翰林仍兼史職苟度歲月實為罔功伏觀先朝聖訓屢命史臣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係一統之後史官所成若齊梁陳隋周五代正史李延

壽南北史房玄齡等晉書或稱御撰或著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數百年今裂事志悉得全備至宋倣依唐世爰設官局以成唐書是則先朝屢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中原諸老家有其書必能搜羅會粹以成信史竊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獻公夔當嘉定間以禮部侍郎秘書監專修宋史具有成書曾祖太師樞密越公韶為秘書著作郎遷秘書丞同預史事曾叔祖少

傅正肅公甫吏部尚書商俱以尚書修撰
實錄譴薄弱息獲際 聖朝以繼先躅宋
世九朝雖有正史一時避忌今已易代所
宜改正昔司馬遷班固皆以父子相傳遂
能成書劉知幾劉餗劉贊咸以家世舊聞
撰成史通史例輒不自揆庸用條析兼本
院宋朝名臣文集及雜書紀載悉皆遺缺
亦當著具書目以備采擇者

一宋太祖實錄舊有兩本一是李昉諸
臣所為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至

真宗咸平再脩王禹偁直書其事出
為黃州禹偁所著建隆遺事足見深
意前實錄無太宗叩馬一段後錄增
入顯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趙普因退居洛陽
太宗嫉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
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
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
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
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于牀

側與普忿爭其集號巽巖集所宜搜訪

一天聖三朝正史紀載多有謬誤蓋修史官夏竦所為呂夷簡受成而已其列傳遂以寇準丁謂同傳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邁作神哲徽欽四朝史于時高宗在德壽宮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當直書徽宗亡國之罪

一徽宗違盟契丹童貫復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所有雜書野史可脩編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傳信錄

孤臣泣血錄 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 靖康遺錄

裔夷謀夏錄 陷燕記

南歸錄 靖康錄

犯闕錄 偽楚錄

松漠紀聞 偽齊錄

起戎錄 痛憤錄

建炎復辟記 乙酉航海記

建炎扈從錄 中興遺史

一 元符至元祐事趙鼎雖於紹興改正

亦有隱諱今可考證增入者今具于

后

邵氏辨誣 元祐黨籍傳

尊堯集 丁未錄

符祐本末

一 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可資證援參

清容居士集卷四

三四

考復別有書今院中長編不備諸書

並缺今具于后

續通鑑長編 長編紀事本末

國紀 九朝通畧

編年備要 建隆編

隆平集 元符詔旨

治迹統類 兩朝國史紀志

東都事畧 仁皇訓典

國朝會要 續會要

一 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際復

為月表致意極深晉代播遷魏宗勃
起所宜為表以今年統時兵火湮厄
南北二史無所憑依卒不能就至歐
陽脩任史官之責獨能於宰相方鎮
年月譜系蓋宰相之任匪輕推年可
以考得失方鎮之害最重因年可以
推盛衰宋朝興亡繇是可考目今舊
書尚有而史院無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

宰相拜表罷錄

百族譜

麟臺舊事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五十五

宰相編年

一禮樂歷代帝王不相沿襲自聶崇義
作三禮圖多有舛誤樂自王朴李照
胡瑗范鎮魏漢津房庶皆有異同史
志所載止於一時而諸家所陳罔有
紀載其樂志止詳於樂髓新經禮書
若元豐集議未之有載其書尚在可
備討論今具于后

開寶通禮

開寶通禮義纂

分門禮選

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慶曆祀儀

太常因革禮

郊廟奉祀禮文

政和五禮

大饗明堂禮

鹵簿記

本院止
有宣和

濮議

東嚮議

一兵刑徭役漕運度支隨俗施政莫敢

偏廢趙元昊用兵保甲義勇保馬等

制羣臣各有議論王安石以顧役行

於河北司馬溫公以差役行於東南

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貸息大壞極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一

卷六

弊繇是馴致靖康之禍所宜博採奏

議及食貨等書以備作志

經濟集

羣臣奏議

三司攷

會計錄

救荒錄

刑統

一宋翰林視唐尤加清重有雜書可補

志書者

金坡遺事

翰林雜記

續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書

太平寰宇記

皇祐方域圖志

皇祐地理新書

元豐九域志

一纂修史傳必當先以實錄小傳附入
九朝史傳仍附行狀墓誌神道碑以
備去取

琬琰集

諸家文集

涑水紀聞

邵氏聞見錄

春明退朝錄

夢溪筆談

龍川畧志

歸田錄

續歸田錄

可談

清容居士集卷一

三七

談叢

師友雜志

童蒙訓

晁氏客語

清豐懿範

韓忠獻遺事

忠獻家傳

申國春秋

歐公本末

蘇魏公譚訓

師友談記

王鞏聞見錄

桐陰舊話

王沂公筆錄

張乖厓言行錄

胡安定言行錄

王沂公別錄

舊聞證誤

唐介事實

范太史遺事

鄒道鄉語錄

文昌雜錄

塵史

石林燕語

東齋紀事

澠水燕談

王鞏雜錄

却掃編

典故辨疑

諸降王當別立傳三朝史所載簡畧

宜用偽史叅照作世家倣歐陽脩五代史例

十國紀年

吳越脩史

江南錄

蜀檮杌

江南野史

宋代疆理北不盡燕城南不盡交趾

西不盡靈夏東不盡高麗宜倣晉書

載記各紀其事當訪尋四境關涉諸

清容居士集卷中

卷中

書

高麗圖經 至道雲南錄

趙元昊西夏事實

交趾記 丙午錄

遼金誓書 國書本末

使遼錄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進本非叛臣實漢周之忠

臣宋史作叛臣傳所宜改正韓通亦

周忠臣歐陽脩作五代史不立韓睦

眼傳議者非之又如諸方僭竊皆宜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二十九

立傳宋史悉諱今宜會粹立傳

李順 方臘 王則 甘陵伐 叛記

趙諗 有事實 儂智高 有平蠻 事蹟

一歐陽脩作唐書曆志悉取一行十議

造曆之法見於志書宋世五朝志應

天曆乾元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

亦號詳脩獨熙寧奉元曆經元祐觀

天曆崇寧占天曆大觀紀元曆洪邁

作志不能盡紀所宜訪求曆草見於

志中大抵曆不差不改得其造曆更

改則後有攷民間通曆學者亦有其書所宜搜訪

一神宗元豐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損元豐以後官階勳爵分為二途史志雖詳難便檢閱

官制新典

官制舊典

官制通考

一藝文志自元豐後該載未盡宜以今世所行書籍備載舊制進呈者入書目亦當以館閣書目為主分類補入

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四

自惟志學之歲宋科舉已廢遂得專意宋史亦嘗分彙雜書文集及本傳語錄以次分別不幸城西火災舊書盡燬然而家世舊聞耳受目覩猶能記臆或者謂國亡史不宜脩南方鄙儒詎敢置論年齒衰邁分宜歸老田里曠官縻職實為罔功而區區素蘊亦蘄別白以稱朝廷獎拔之厚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謹呈翰林國史院謹狀



